

於肌肉收縮的生化著作而名揚世界。如今他倆是少數幾對同為皇家學會院士的夫婦。

夫婦倆也是熱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，自二十年代以來，一直積極參加埃塞克斯郡撒克斯特德鎮的內省教會禮拜。只要力所能及，李約瑟博士仍然以講經師身份在該地定期宣講。

在宗教觀方面，他是一個堅定、勇敢的理性主義者，深受奧托·德卡爾丁思想的影響。除專業研究外，他還多年兼任倫敦的戴爾哈特研究中心的主任。」

何丙郁是李約瑟巨著的合作者之一，他在1985年寫的《我與李約瑟》一書也寫道：「在父母的薰陶之下，童年的李約瑟對基督教產生了很大的興趣，朝思暮想著傳教修道的生涯。」

李約瑟年輕時除了在生化實驗室工作，還曾在良牧宣道會（The Oratory of Good Shepherd）當了兩年雜務修士。

李約瑟十分懷念這段日子，他說：「我住在宣道會修道院的這兩年裡，自然跟同事——宣道會神父都很熟悉，而且喜歡他們。長老豪伍（John How）——後來任格拉斯哥主教——是個堅強的人物，沈默寡言，嘴上常叨著一枝香菸；從他這裡我學到一

種堅定的意志，『不要隨著各家學說的風起舞！』

另一方面，英王學院的教堂主事米爾納·懷特（Eric Milner-White）卻表現完全不同的風格，他是個情趣高雅的唯美派儀禮論者，讚賞音樂、文學、藝術中所蘊涵的一切美好事物。

而諾克斯（Wilfred Knox）又是另一種人，好嘲笑多奇談，很引人喜愛。他帶給我深刻的啟示，教導我如何把最廣泛、最自由的智力思考同天主教的實踐和感受的正常主流結合起來。

當時的彭布羅克學院（Pembroke College）教堂主事——後來任伊利主教（Bishop of Ely）的溫恩（Edward Wyn），也許聰明才智略遜於這幾個人，但他卻總能給人以活力和歡欣。總括一句，我從宣道會教派學到了許多難以用文字表達的東西，但也有許多可以寫成警句，如『一事一物，都有意義。』」

在多倫多大學執教的布魯克教授，是李約瑟的合作者，在1996年7月號的《現代中國》（Modern China）寫〈李約瑟的中國學〉一文，以紀念李約瑟，他說：「李約瑟是一個基督馬克思主義者。」

他小時看了韋爾斯（H.G.

Wells）的科學幻想小說，受到其中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，後來又從父親藏書看到蕭伯納寫的一些文章，因此有了費邊社會主義的思想。在讀昂德爾公學時，他的牙齒不好，常常要到三十哩外的彼得布勒（Peterborough）去看牙醫，在那裡的車站可以看到火車轉軌和調動的情況。有個老司機很喜歡他，兩人因而成為忘年之交，這老司機會帶他到司機室參觀，並教他開火車。影響所及，造成日後他對於工人階級都很有好感。

另外一次和父親到歐洲度假，在法國小鎮——「厄」（Eu）誤了車班，沒有地方住宿，車站裡一位鐵路工人帶他們到他簡陋的家，並且熱情款待。這使他對下層無產階級的人感到同情。在中學快要畢業時，俄國發生十月革命，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，他和同學談論這起事件，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件好事，使具有維多利亞時代保守主義思想的父親大吃一驚。

事實上他沒有讀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，以後成為工黨的黨員（左翼），他自己曾說：「經過畢業前和做研究生的那整個一段時期，我得到一個深刻的信念，即人類生活包含各種少不了的經驗